

爱一个人就会爱到死。
为了爱她，他倾尽所有，只为保全她的幸福。

半岛微光

重光 著

缠绵悱恻的爱之守护曲，
柔情似水的青春自白书！

青春+爱情
守护+希望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半岛 微光

重光
著

BANDAO WEI GU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岛微光 / 重光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219-08432-8

I. ①半… II. ①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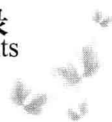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33582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周月华
责任编辑 周月华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432-8/I · 166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目录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34
第四章	053
第五章	074
第六章	097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44
第九章	160
第十章	180
第十一章	202
第十二章	223
第十三章	240
第十四章	259
第十五章	280
第十六章	296

楔子

初夏。

下午五点。

考生们如潮水涌出，人体的气味与闷热混杂，强劲袭来的风里夹带着一股热气，她被人潮带着往前缓慢地行走。

学校的铁门打开，翘首以待的家长一拥而上，她识相地避到一旁，与紧紧相拥喜极而泣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她读懂考生们内心隐藏的对于未来的忧虑，一如她懂得自己未来要走的路隐藏着多大的风险。

“奋斗吧，为你人生的梦想埋下彩色的伏笔。”校外支起的宣传板上写的高考励志语，每一个字都用了不同的颜色，挂起不过两天，但紧贴着的宣纸的四角已翘起，风从底部灌进去，把它吹得哗哗作响。

她在励志语前停下来，视线所及一片火红，校园内的凤凰花繁盛地绽放。

她漆黑明亮的双眸闪出了光，秀长浓密的黑发被风吹起，热风从她耳边呼啸而过，雷声由远而近慢慢逼来，人群里的伞犹如盛放的凤凰花朵朵绽开，人们交错地从她身边奔跑而过，只有她还安静地站立着。

雨落下了。

豆大的雨点愤怒地跳跃，以蛮横倾压的姿态把地上的泥土狠狠包裹住。她嘴角轻微一动。

面前的励志语被雨水毫不留情地包围，宣纸被浸湿，字体渐渐模糊，五颜六色如同一道道泪痕快速滑动，周围的人仓皇地尖叫跑动着，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竟没有淋湿。

“顾青。”有人叫她。

她转过身，脸上扬起灿烂的笑容。

男生身体跟着手臂往前倾，整把伞都遮在她的头顶上方，他自己站在雨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水珠，黑色T恤湿透了，紧贴着他的身体。他露出腼腆的笑，把伞往前移动，示意她跟他走。

顾青看着对方，眼睛里带着“你是谁”的疑问，她的身体绷紧，双腿已经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脸上却仍带着温和灿烂的笑容。

“夏树。”男生黑漆漆的眸子紧紧地看着她。

顾青微微一怔，年少时曾与自己亲密无间的夏树？

雨势更强，雨帘遮住了顾青的双眼，她避开夏树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眸，迈步走向不远处闪着双黄灯的奔驰，夏树小跑步上前为她打开车门。顾青停下来看着他，这张曾带给她无数愉悦笑声的稚气脸庞如今变得朝气蓬勃，随着时间的年轮，那张脸更是像极了夏树的姑姑夏爱华。顾青不禁打了个寒战，她压抑内心的复杂情绪向夏树报以笑容，“谢谢。”

这一句谢，客套且疏离。夏树的眼里闪过一丝忧伤。

顾青弯腰坐进车内。

“小姐，欢迎您回家。”司机老吴说。

顾青。

你终于要回家了。

第一章

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暴雨疯狂地落下。

车内的冷气逼人，衣服的湿气及往事让夏树打了个寒战。

十年前，身为夏爱华侄子的夏树因父母双亡自幼跟从姑姑，便跟着她一同入住顾宅。夏爱华是顾开复的第二任妻子，作为夏爱华侄子的夏树便称顾开复为姑父。顾家上下对于雷厉风行的夏爱华惧怕三分，但对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住在顾家的夏树却是瞧不起的，人前人后对待夏树的态度如天壤之别，倒是顾家独生女顾青对夏树格外亲切。可能是因为年少的他们都经历过家变，亦同样对夏爱华格外惧怕，每每夏爱华拿其中一人出气，另一人必定尽力维护掩饰对方的过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产生了不可割舍的兄妹情分。

就是这依赖的不可割舍的兄妹情分使得顾青一步步陷入险境。顾青因年幼单纯对于即将到来的噩梦浑然未觉，敏锐的夏树觉察到一丝诡异的气氛游离于姑姑与别人的言行交谈中，但他以为那仅仅是姑姑因无法驯服顾青而故作的严肃姿态，何况顾开复对女儿顾青宠爱有加，姑姑即便想为难顾青，也总还碍着姑父的面子，久而久之，夏树放松了警惕，全然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顾青。

六年前，姑父去外地为新集团举行动土仪式，高考亦在此时放榜，夏树没有辜负姑姑的期盼，如愿考上铭传的金融系。姑姑未雨绸缪，早早为他作了打算，待他学业有成之时进入姑父的集团任职，掌管集团内的经济大权，自此后，夏树和姑姑夏爱华都将在顾家稳稳地站住脚跟。姑姑在畅想未来的同时，主动提出让夏树去毕业旅行，好好看看气势磅礴的大好河山。原本夏树计划的行程里有顾青，可临出发的前一晚顾青



突然高烧，跟夏树相约的几位同学又都不愿意迁就更改时间，加上姑姑承诺会好好照顾青，夏树就一心无忧地欢欢喜喜出门去了。

旅行第七天，夏树按约定再一次给顾青拨了电话，顾青依旧没有接电话，曾日夜警惕的心顿时复苏了，夏树连夜往回赶，得到的却是顾青失踪的消息。他曾抱有幻想，只当顾青不过是出去散步或是跟他捉迷藏，时间一过她自然会出来。

然而六年，2190天，52560小时，3153600分……他时刻记着，却再没有关于顾青的任何消息。

他以为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乃至宇宙中消失了，自己曾为她守了多少孤夜落了多少滴泪，数不清了。

夏树以为自己这辈子，与顾青的那份缘尽了，从未想过还能有再相逢的一天。

直到今天，姑父让夏树帮他出门接一个人。

夏树看到她在宣传板前停下来，她漆黑明亮的双眸闪出了光，秀长浓密的黑发被风吹起。她站在人群中，岁月静好，但偏偏有种她置身事外的悲凉。

时隔六年，关于她的点点滴滴迅速猛烈地复活，夏树欣喜地走向她，热风从他耳边呼啸而过，雷声由远而近慢慢逼来，人群里的伞犹如盛放的凤凰花朵朵绽开，人们交错地从他身边奔跑而过，只有她还安静地站立着。

雨落下来，他在她的身后撑起了伞。顾青转身的时候，夏树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她显然已经把自己忘了，她用质疑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同时已经预备要跑开。只有在那短暂的瞬间，他觉得顾青是脆弱的，但等他报出姓名，顾青脸上的笑容依旧，夏树于她，似乎只是一个情缘浅薄的初相识的人而已。

他们之间不再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无所不谈的挚友……他还有资格吗？他问自己。紧跟在顾青身后帮她拉开了车门，他以为顾青会表现出丝毫的介意或任性，起码证明她在她的心里还有些分量，但她依旧是那样的笑，道了谢后身体一低就钻进了车内。

原来他已没有资格，他的嘴角漫出一丝苦笑。

车子驶上蜿蜒的山路。

沿途的路灯愈来愈密，雨势渐弱，即将抵达顾宅。

他用余光偷看顾青，顾青坐得笔直，神情自若地看着前方，夏树听到自己的心碎裂成一片一片，见顾青的视线朝他瞄过来，他露着笑安慰她：“别怕。”

依旧是淡然自如的灿烂笑容，她回道：“我不怕。”

夏树笨拙地把头扭开，寂静的车厢里发出咔的骨头扭动的声响，跟轻快有节奏的滴答雨声糅成了一曲忧伤的歌。

*** **

通往顾宅的路上，顾青的记忆之门被路边郁郁葱葱的灌木丛缓慢推开。

六年前，她与那个女人起冲突，毕生宠她让她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女人扇了她的耳光后仍不解气，气愤难平地把她锁进昏暗的地下储物室内，饿得昏睡过去的时候她总看到夏树冲进来抱住她，不断安慰哭泣且颤抖的她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可是当她醒来，除了眼角温热的泪水，她还是面对着黑暗的房间以及冰冷的墙壁，年幼的顾青用指甲划着墙壁，倔强地发誓：“夏树，你如果现在来，我就原谅你！”

然而她被锁住整整五天，被吱吱叫的老鼠吓得失了三魂七魄，女人隔着门板恐吓她，顾青问她，这样关着自己就不怕夏树或是父亲回来让她难堪？女人笑，说的每一句话如刀划过她的心田。

她一直以来最信任的夏树哥哥，怎么会是个对她、对顾家都有所图谋的人？他给予的所有情意都是假的！甚至连他毕业旅行前推心置腹的话也都是谎话，难怪他连句再见也没有说就走了，原来他根本就不想带着自己！

亏她还想着只要夏树出现，她就原谅他！顾青握紧拳头一拳拳地捶



向墙壁，指关节处渗出血，但都不及她心痛的十分之一。

她发誓，生生世世，都不会原谅夏树！

顾青在当夜撬开了储物室的锁逃离了顾家。当夜下着如同今夜这样的滂沱大雨，她奋力地往山下跑，如同小兽挣脱一直紧锁住她的枷。路上偏偏遇见几个中年男人对她不怀好意地搭讪，十一岁的顾青吓得边哭边跑，跑得鞋子都掉了，顾不上双脚被路边的尖石刺得鲜血直流。她原本以为甩脱了那几个男人，但其中一个脸上带疤的中年男人跟同伙说了几句话之后竟对顾青穷追不舍，为保性命，年幼的顾青穿过路旁的山间小路，雨大路滑，她的衣服被路旁的树枝撕扯，身上更是伤痕累累，刀疤男紧跟其后，他的手里不知何时还握着把尖刀。两人距离近在咫尺，顾青心一横闭眼往山下滑去，哐地撞向地面，只听迎面驶来的货车紧急刹车，她看着炽亮的光照着两个人影，那张少年的脸庞与她的夏树哥哥竟有几分相像，她昏了过去。

哐！山路上一块石头掉下来。

司机紧急踩了刹车。

顾青的脸吓得刷白。

“小姐，没吓着你吧？这条山路下雨的时候常有石头滚落，所幸都是些小的落石。”司机道。

顾青把脸转向了窗外。

夏树突然转头安慰她：“别怕。”

她淡淡地回道：“我不怕。”

她肩上扛着重担与责任太大，她没有惧怕的权利与资格。

眼前的铁门缓慢地打开，她睽别六年的家近在眼前。

道路两旁的梧桐茂盛地在头顶遮挡，宛如一道绿色荫桥，车子缓慢驶进车库，老吴下车为顾青打开车门。

雨在此刻彻底停了，泥土气息混合着花香扑鼻而来，路边种植的是茉莉花，花冠白色，气味芳香，顾青情不自禁地俯身闻着花香。

浓密的黑发被她拢在一侧，露出她洁净清秀的脸庞，鼻尖轻嗅花香，路灯下，她的五官愈发精致，一幅花美人更娇的景象。

夏树静静退在一旁守着她。

“树，今天要用车怎么也没说一声，是不是缺什么了？”一个声音从楼上传来。

顾青微微怔了一下。

夏树惊慌失措地看向楼上，“姑姑？”

“怎么啦？”

“您今天不是要去参加舞会？”

“最近集团局势不稳，你……”夏爱华看到俯身闻花的女孩侧影，语带惊喜地问，“女朋友？”

夏树摆手。

“装神秘！这可是你带回来的第一个女生，还不快介绍？”夏爱华语带威胁地说，“再不然我可就下来了！”

“姑姑！”夏树叫住夏爱华，“刚才雨大，我浑身都湿透了，我先去换件衣服！”

“留她吃晚餐，我这就告诉厨房加菜！”夏爱华说。

夏树急匆匆地拉着顾青穿越长廊走向另一幢房子。

夏爱华嘴角带笑道：“这傻小子总算是开了窍，都这么些年了，总算是遇见喜欢的女孩。萍姐，告诉厨房今晚加菜，有客人。”

夏爱华的视线仍跟着夏树及那个女孩，女孩高高瘦瘦，一头漆黑秀丽的长发随风舞动，只是那背影——夏爱华的心跟着一揪，片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多心了，边笑边拿起梳妆台上的口红，将唇涂成了猩红。

方才夏爱华站立的那幢房子显然是新建的，外墙贴满了白色瓷砖，冰冷绝艳。长廊尽头的这幢，是顾青幼时就居住的房子，红砖墙壁，尖形的房顶还有一座十字架。这幢房子是顾青的母亲亲手设计的，一场雨过后，红砖虽然呈现暗红色，仍不失热情之美，墙的一面爬满了绿色植



物，有些雨水还盛在植物的叶片中，使人心旷神怡，一如顾青印象里温和婉约的母亲。

母亲！顾青打了个激灵，她把夏树的手从自己的手上拨开，“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夏树笑道：“姑父把你之前的房间整理出来了，我，我带你过去。”

“为什么住这一幢，那幢新房多好？”

“我以为，你是念旧的人，对于旧人旧事，会格外……”

顾青打断他的话：“如果还是原来的那一间，我自己去就好。”

“是，是原来那一间。”夏树看向顾青，“姑父让人整理过你的房间……”他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说：“衣服洗好也熨好了，你……”

夏树说得前言不搭后语，顾青听得一头雾水，她看向夏树发问：“什么衣服？”

“没事，姑父正从集团赶回来，等他到了你再出来，他要正式把你介绍给顾家上下——阿嚏！”夏树掩住口鼻，“对不起，你先回房间，我去换件衣服。”

顾青点头。

夏树往前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道：“顾青，我带你回房间。”

“虽说六年没回来，但这家里的摆饰还跟以前一样，我……”

夏树似乎看到光明，这么说来，他夏树也一直在顾青的记忆里？

顾青似乎读懂他的心思，解释道：“但毕竟也六年了，有很多事情都忘光了。”

夏树的神情难掩失落，“我答应姑父，这次一定保护好你，把你带回来——阿嚏！”夏树揉了揉鼻子，拉着顾青的手往前走。

顾青想甩开他的手，夏树攥得更紧，“我保证，这次我会好好保护你！”

她凭什么去信一个对顾家有所图谋的外人的话？

顾青冷冷地回道：“保护？我们非亲非故，你大可不必给我这么沉甸甸的承诺。再说，我在外面生活了六年，早就学会如何生存，何须你保护？天地之大，在外我都能生活，这是我家，顾家上下会容不下我？”

他沉默着，只是握着她的手更紧，长廊走至底，他推开暗红色的

门，“进去吧，记得把门锁紧，姑父就快回来了。”说完关上了门。

顾青落了锁，门外又传来他打喷嚏的声音，她紧贴住房门，听门外没有其他声响，耳边却响起来了刚才夏树的一番话。

“我以为，你是念旧的人，对于旧人旧事，会格外……”

旧人旧事。谁都有资格提，单单姓夏的两个人没有资格。

*** **

墨复集团。

总裁办公室。

助理拿着手机向顾开复禀报：“顾先生，小姐安全回到家了。”

顾开复闭目养神，右手的拇指一个个地转动手里的佛珠。

“司机老吴跟着先生这么些年了，他开车的技术稳妥，且随后跟着暗中保护的车子也没被察觉，可是……”

顾开复的眉一皱。

“夫人原本要去参加舞会，可是直到现在还没出门，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顾开复走出墨复集团，喃喃自语：“陈墨，我们的女儿回来了。”

顾青的房间。

顾青缓缓转过身来。

时隔六年，漂泊在外受尽辛酸，然而一走进房间，顾青有种踏进时光机里的错觉，房间的物件与记忆中毫无分差，床边的梳妆台上放着的化妆盒是母亲亲手设计的，粉红色皇冠造型，皇冠边镶的钻石是母亲亲手粘上去的。顾青每一年生日，母亲都会送一件首饰给她，耳环、项链、手镯、吊坠，抚摸着母亲送的首饰，顾青的泪簌簌地掉下来。再好的宝贝，都不及母亲在世时给予自己的疼爱来得珍贵。

书桌上的台灯仍旧没换，当初母亲开玩笑说要生个弟弟陪她一起长大，小心眼的顾青大哭一场，随后就在自己的物品上写了名字，连台灯的座架也



未能幸免。母亲哄了顾青好一阵，才让她这颗嫉妒的心平静下来。现在想来，她并非是不能接受有个弟弟，而是她太爱母亲。然而挚爱的母亲不出半年就横遭不幸，随后夏爱华登堂入室，她的生活也随之有了天壤之别。

家里的佣人也把这间房打理得干干净净，床单仍旧是六年前的那套，以前粉嫩如桃花色如今洗得泛白，顾青趴在床上，闻着被阳光暴晒过的棉被的味道，手指轻轻地抚过放在床正中的一个盒子。她坐起身，打开了盒子，她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盒内的衣物与鞋子使得她瞳孔有了别样的异彩，她打开它。

耳边又回响起夏树刚才欲言又止的话：“衣服洗好也熨好了……”

顾青不理解夏树当时难以启齿的神情，现在全都懂了。

这件衣服，是母亲为她准备的礼物，母女俩约定在顾青年满16岁成人礼的时候打开它。顾青曾为此年年岁岁地盼着自己尽快长大，然而母亲走后，她无时不想回到童年的无忧时光。

镜子里，一袭裸色长裙勾勒出顾青高瘦的好身材，乌黑浓密的长发披在肩上，几缕调皮的发丝落在她肩以及胸前裸露的肌肤上，成了最好的装饰，衬得她如同希腊故事里的女神，典雅大方。而那双蕾丝高跟鞋，亦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双高跟鞋。

她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脆弱得一味地躲起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这一次，她没有退路，再大的困难她也该迎难而上，她黑亮的眸子里写着坚毅的决心。

“阿嚏！”门外又传来喷嚏声。

他一直都没有离开？

顾青走向门边，随即听见愈来愈多的脚步声，她紧张地把身体贴近门边，企图用瘦弱的双肩抵住那扇门。

“姑父！”夏树谦恭地叫道。

父亲！

当年母亲离世，夏爱华被迎娶入门，顾青对夏爱华极其厌恶，曾与父亲任性哭闹了好几回，但父亲执意要娶夏爱华入门，顾青此后不再跟父亲亲

近，受的任何委屈也都往肚里吞。六年前她大难不死，被一对卖菜为生的小贩夫妇救下。小贩夫妇育有一子，名叫李南，与夏树长得颇像，只是生性活泼好动，小贩夫妇多年来一直想再生育一个女儿，只是整日辛劳忙于生计，妻子一直未孕。顾青被他们救回去就大病了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险些夺去了她的小命，大病初愈后的顾青把自己的身世掩盖得彻底干净，她觉得自己与生俱来的爱被夏树及夏爱华拿着锋利的刀一刀刀切断了，更觉得自己贱命一条，实在不值得夏爱华再次大动干戈地夺取她原本就不快乐的年少，李家夫妇顺水推舟地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抚养，取名李小北。

她一直以为后半生将永远姓李。

直到父亲的人找到了她。

父亲从来都未曾放弃她。

这六年，顾青跟着李南一家颠沛流离地生活，更因李南父亲高筑的赌债而东躲西藏。她感激当日李家人对她的收养之情，再苦再累也愿意跟着他们，但顾青知道，只要父亲愿出手帮忙，李家人再不必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她甚至没有问父亲任何缘由就答应回来。父亲解了李家人之困，但也要求顾青与过去的生活彻底来个了结，规规矩矩地回到顾家做好她的顾家大小姐，且日后听从他的任何安排。

若不是那日无意中听到父亲与手下提起逝去亲人的种种，顾青未必会同意，但当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知道自己责无旁贷，从身为顾家人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然没了退路。

“是，接她回来了，照姑父的意思，目前还没有跟姑姑见面。”

“难为你了。”顾开复看着夏树，“头发怎么是湿的？淋雨了？”

“阿嚏！”夏树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不放心顾青，知道姑父您快回来了，就一直在这里守着。既然姑父回来了，我先去换件衣服。”

“快去！”顾开复催促着夏树。

夏树转向走廊的左侧，开了门，顾开复的手落在了顾青的房门上。

白色楼房。



一楼客厅内。

夏爱华靠在沙发上，身边躺着一只肥胖慵懒的波斯猫，她漫不经心地用手抚着猫毛，问：“萍姐，今天树带回来的女孩，你看到了吗？”

萍姐穿着朴素，齐耳短发下是一张温和的脸，她回答：“正面没看着，倒是瞧见了背影，树少爷若是定下来，夫人也可放心了。自她离开的这么些年……”

夏爱华的手停下来，波斯猫的碧蓝色眼睛懒散地眯了眯。夏爱华没好气地说：“她就是个阴魂不散的鬼！都这么些年了，家里的两个男人每每提起她就一百个不高兴，树好不容易考上了铭传的金融系也……”夏爱华瞄见了顾开复的车，转头问，“先生回来了？”

“是，刚回来没多久，去那幢房子了。”萍姐说。

“去那幢房子？”夏爱华疑惑道，“他最近怎么回事儿，频频进出那里，怕是又……”

萍姐赶紧说：“夫人别误会，先生每回过去都是找树少爷聊天。”

“是吗？”夏爱华松了口气，“看来他是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不能一味地追忆，要好好珍惜身边人。这个树，当初若是读了金融系，如今怕是都在墨复集团站稳脚跟了！”想到这里，夏爱华不禁捶了下胸膛，一双杏眼瞪得圆圆的，眼神里尽是对顾青的怨恨。

顾青的卧室前。

顾开复敲着门。

顾青开了门，眼眶里噙的泪在一声“爸”之后如断了线的珠子扑扑掉落。

顾开复身着白色亚棉衬衫，盘扣中国风设计，一串长长的佛珠绕在腕上，浓密的黑眉下是一双炯亮的眼睛，正定定看着女儿。顾青眉眼间与她的母亲陈墨越来越相像，陈墨为她准备的成人礼服，衣服裁剪得修长，衬得她肌凝脂红。相较陈墨对于女儿的用心，他这个父亲显然是失了职。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是经历了怎样的痛才能假装自己失忆，宁可跟着李家人过着潦倒的生活也不愿重回家？顾开复心疼女儿，更觉自己

不配为人父。这次接女儿回来，他将尽力弥补。

“这次回来，就别再想着跑出去了，爸爸也老了，没有那么多六年来找你。”顾开复说完，心头一酸，眼眶也泛红了。

顾青的眼泪掉得更凶。

顾开复拍了拍女儿的手，说：“再相聚是件喜事，别哭了。”说完他悄悄地抹掉眼角的泪水。

他牵过顾青的手，“欢迎你回家。”

*** **

牵着父亲的手。

顾青穿越长廊，往事如繁花一样迎面扑来，她来不及感慨就进了那幢冰冷艳艳的白色楼房。

楼房内的设计奢华富丽，金黄色的欧式设计，的确是奢侈成性的夏爱华之风。

夏树走进厨房叫了声姑姑。

夏爱华语气严厉地训斥：“怎么去了这么久？眼见着到吃饭的点了，还这么慢吞吞，你要有心也该去姑父的公司接他，而不是让他在饭点去请你来用餐，若是让旁人见了，还认为是我家教不严呢，这么没礼貌。”她抬头见只有夏树，问：“怎么，你姑父和你那小女朋友呢？”

“就来了。”夏树把椅子拉开。

餐厅的门缓缓打开，顾开复牵着一位女孩的手走进来，女孩肌肤洁白如雪，一双眼睛漆黑明亮，一颦一笑间颇为动人，一袭长裙更显青春耀眼。

夏爱华觉得女孩眼熟，惹得她心绪烦乱。

这哪像是夏树带着小女友回家？明明就是老爸嫁女儿才有的隆重，可是……

夏爱华心里虽有疑惑，但看到顾开复还是展露笑颜，“最近集团事务繁重，难得你今天早回。你看树这孩子，平日里闷声不响，今天居然还偷偷带了女孩回来。”